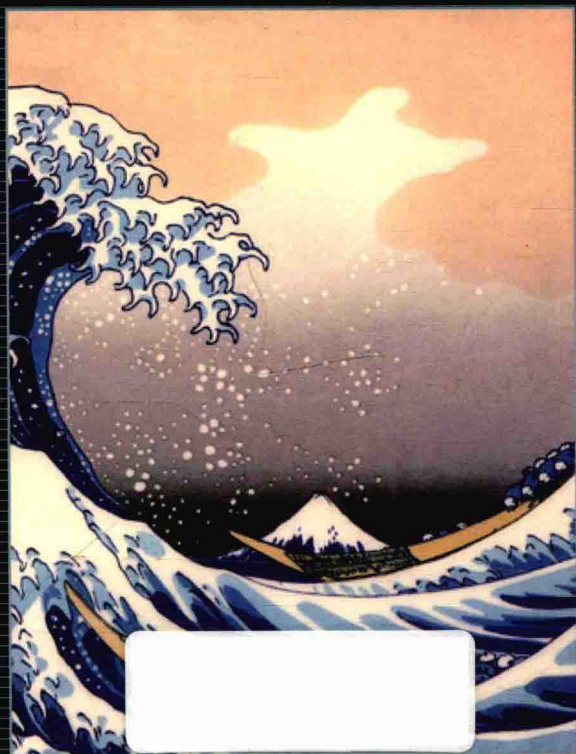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empire des signes

符号帝国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汤明洁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 书 章
L'empire des signes

符号帝国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符号帝国/ (法) 罗兰·巴尔特著; 汤明洁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24958-2

I. ①符… II. ①罗…②汤… III. ①散文-法国-现代②符号学-日本
IV. ①I565.65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1000 号

罗兰·巴尔特文集

符号帝国

[法]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著

汤明洁 译

Fuhao Dig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4.375 插页 3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2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

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 Urt 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 Montparnasse 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持。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

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後者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说，两人各为20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需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20世纪特别是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

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①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 米什莱（1954）：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 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 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① 在“10卷12部作品”之后，已经获得版权并出版的巴尔特作品有《萨德 傅立叶 罗犹拉》（1971）、《明室》（1979）、《中国行日记》（1974）、《哀痛日记》（1977—1979）、《偶遇琐记 索莱尔斯》（1987, 1979）、《显义与晦义》（1982）、《符号帝国》（1970），并有附卷《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著）等。——编者注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

一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于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厢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

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差误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目 录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未知的语言	4
无言	10
汤水与薄片	12
筷子	16
无中心的膳食	20
空隙	25
柏青哥	30
城市中心，空无中心	34
无地址	37
车站	42

包装	47
三种书写	53
有生命与无生命	64
内在与外在	67
鞠躬	70
破门而入的意义	75
免除意义	81
小事	85
如此	91
文具店	95
写出来的面孔	99
百万身躯	105
眼皮	110
暴力的书写	114
符号之屋	117

在那遥远的地方

如果我要想象一个虚构的民族，我可以给它起个杜撰的名字，明确地把它说成是空想的对象，创立一个新的伽哈巴涅^①，并且在我的幻想中不牵涉任何真实的国度（然而因此，我在文学的种种符号中侵害的正是这个幻想本身）。我还可以假装〔这个虚构的民族〕代表着什么或者去分析它最小程度的现实（这是西方话语的主要做法），从世界的某个角

^① 伽哈巴涅 (Garabagne)，亨利·米肖 (1899—1984，比利时裔法语作家、诗人和画家) 的小说《大伽哈巴涅游记》(Voyage en Grande Garabagne) 中一个想象的国度。

落（在那遥远的地方）提取某些表达方式（图式和语言学词汇），并用这些表达方式有意地构造一个体系。正是这个体系，我将称之为：日本。

因此，只有当人们尝试在历史、哲学、文化和政治上拉近和对立东西方时，东方和西方才会在此被看做“现实”。我并非钟情于某种东方本质，东方于我无关紧要，它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保留着诸多表达方式的地带，这些表达方式的汇集以及人们臆想的〔这个保留地带的〕^①活动，“抚慰”了我对闻所未闻的、完全被我们〔西方人〕丢弃了的那个符号系统的构想。在对东方的考察中所能追求的，不是种种别样的符号、一个别样的形而上学或一种别样的智慧（这似乎也十分令人向往），而是在符号系统的种种属性中出现某种差异、变化、革命的可能。总有一天，我们应该考察我们自身晦暗性的历史，显现出我们自恋的坚固性，清点我们长达数世纪以来本应听到的对差异的某些召唤，清点必然随之而来的种种意识形态再生——这些再生就在于仰仗种种众所周知的语言（如伏尔泰的东方、《亚洲杂志》的东方、皮埃尔·洛蒂^②的东方或者法国航空的东方），让我们对亚洲永远无知。如今，也许有成千上万可以从东方学习的东西：一个庞大的认识工作是且将是必要的（对这个工作的延迟只能是某种意识形态遮蔽的结果），但也必须能够有选择地丢弃大量阴影地带（如资本主义的日本、美式同化过程和技术发展），让一线细光去发现符号体系的裂缝本身，而不是去寻找种种另外的

① 方括号中的内容为译者根据上下文所加，下同。

②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和海军军官，写过发生于塔希提岛、塞内加尔、日本和土耳其的自传性小说。

符号。这个裂缝不会出现在文化产品层面：这里要呈现的（至少我们希望）并不隶属于艺术、日本城市研究或日本烹饪。在任何意义上，作者都从未逼真地描绘过日本。恰恰相反：日本给作者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多重启发，而或更妙，日本让作者进入写作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那发生着某种个人震撼、过去的阅读被颠覆以及意义动摇的状态，此时，意义被撕裂、变得衰弱，直至成为自身不可替代的空白，而对象则一直意味深长、令人向往。总的来说，写作是以自身的方式进行的悟 (*satori*)：悟（禅宗事件）是一种或多或少强烈（绝不是隆重）的大震荡，它会撼动认知和主体：它实施一种话语空白。而这也是一种构成写作的话语空白，禅宗在免除一切意义中，书写花园、姿态、房屋、花束、面孔和暴力的种种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个空白出发的。

无 (MU)：空

“无”字，指“什么也没有”、“空”，由一个女学生书写。

(Nicolas Bouvier 摄，日内瓦)

未知的语言

认得一门外国的（奇特的^①）语言，但并不去弄懂这门语言，这是一个梦想。这是在这个语言中感知差异，但这个差异又绝不是语言的肤浅的社会性（交流性或庸常性）中获得的；这就是认识到一门新语言所能积极折射出来的我们自身语言的种种不可能性；这就是学习难以理解之物的系统所在；这就是在别样的划分、别样的句法效应下，拆解我们

① 法语中，“外国的（étrangère）”和“奇特的、奇怪的（étrange）”这两个形容词的词根相同，都来自拉丁语 *extraneus*（来自外部的）。这里巴尔特似乎是故意同时使用这两个词。

的“真实”；这就是发现主体在陈述中闻所未闻的境地，移动其拓扑学位置；简言之，就是进入不可译之物中，直至我们身上的所有西方元素被撼动，直至来自我们父辈（现在轮到成为父辈和主人）的完全被历史转变为“自然”的文化（即母语的种种正当性）发生摇晃，去体验这种震动，而绝不试图减弱这种震动。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要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希腊语基本发音的束缚。但反过来，一种遥远的语言借由缕缕微光，能唤起种种不可化约的差异；前往这些差异构成的视域，又是助益良多的。爱德华·萨丕尔^①或本杰明·李·沃尔夫^②讨论切奴克^③语、努特卡语^④和霍皮^⑤语的

① 爱德华·萨丕尔 (Edward Sapir, 1884—1939)，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最早提出形态音位概念的人之一，认为语言变化（音位变化、形态变化）是由于受到语言本身固有的有关模式的影响，认为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

② 本杰明·李·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第一个对美洲印第安语感兴趣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与萨丕尔共同提出了关于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关系的重要理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Sapir-Whorf hypothesis)”，又称“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

③ 切奴克 (Chinook)，曾经生活在北美洲北部靠近太平洋的一个部落，现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所在地。

④ 努特卡语 (Nootka)，美洲印第安语族的一种，使用者多生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岛西海岸。

⑤ 霍皮 (Hopis)，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石砌房子里的美洲印第安人族群。到1990年，霍皮人不到6500人。